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五之一

英宗皇帝紀一之一

治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

景靈宮使武寧節度

使同平章事宋庠屢請老 上曰朕初嗣位何可遽休

大臣戊申命庠判亳州庠前後所至以戒靜為治晚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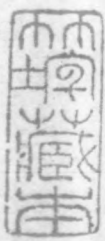
信幼子多與其屬小人遊不謹至是諫官呂誨請勅庠

不得以二子隨 上曰庠老矣奈何不使其子從乎

司門郎中李定等奏差押伴夏國使人習上壽儀退就

幕次賜酒食所供微薄使人竊笑初不下箸甚不稱朝

廷來遠之意詔劾御厨監官及客省吏人罰之 癸丑



詔減壽聖節所賜師號紫衣祠部戒牒故事聖節所賜  
三百道而貴妃脩儀公主猶別請至是減為二百而別  
請者在數中 甲寅雄州奏歸信容城縣報契丹追賊  
有七騎奔入南界逐出之詔河北沿邊安撫司北界賊  
盜來奔即逐出若驚劫即捕送本國若婦女老小避賊  
入境即善諭遣之 知唐州司農少卿趙尚寬再任歲  
滿特遷光祿少卿賜錢二十萬復留尋以母喪去尚寬  
在唐州前後凡五年先是言者事屢以守令不久為患  
朝廷立再任之法而罕有應詔者獨尚寬修舊起廢興  
輯勸課有實効焉 同知諫院呂誨奏先朝兩府及臺

諫官奏對即左右近侍悉引避於兩廡故從容論議事  
無洩於外者臣近登對皆不引避立於殿隅板門之內  
欲乞指揮自今引避如故事從之 故事執政生日皆  
有賜予詔言助其燕喜時 帝在諒閣曾公亮及宋庠  
生日翰林學士賈黯當草詔已未黯言前日壽聖節契  
丹使上壽于紫宸殿罷群臣升殿間飲才令獻一觴而  
退將相大臣同國休戚宜權罷賜而曾公亮亦言朝廷  
向來止沿久例未經討論今黯所言實於人情為順望  
賜允從詔以大臣有已經賜者令賜之如例 辛酉詔  
以 仁宗配享明堂初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 仁宗

當配何祭故事冬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  
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  
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  
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翰林學士王珪等議代宗即位  
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饗明堂以考肅宗配昊  
天上帝德宗即位亦以考代宗配王涇郊祀錄注去即  
孝經周公嚴父之道今請循周公嚴父之道以仁宗  
配享明堂知制誥錢公輔謹議按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  
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  
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  
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  
公其人也以周公言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  
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其父哉  
我將之詩是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事言之  
臣竊謂聖宋崛起非有始之祖也則創業之君遂為  
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  
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配者至大至重萬  
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  
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

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 仁宗則周之成  
王也雖有配天之業而亦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  
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  
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  
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下至於兩漢去聖未甚遠  
而明堂配祭東漢為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  
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  
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之其後孝章孝  
安又以光武配之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  
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為

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  
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  
官杜鴻漸王涇輩不能推明經訓務舍古初反雷同其論  
以惑時主延及于今牢不可破當 仁宗嗣位之初儻  
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常在乎 太祖太宗矣當時  
無一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  
學流弊乎後人願陛下深詔有司博謀群賢使配天之  
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循宗周之典  
禮替有唐之曲學於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兩制禮  
院再詳定以聞御史中丞王疇以為珪守議遺 真宗

不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真宗仁宗俱不得崇德

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然則祖考配帝從來遠矣物之大

者莫過於天親之尊者莫踰於父推父比天升以嚴配

行孝之大無越於此又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

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周公居攝之際得刑天子禮樂

尊祖隆父以致崇嚴之極故孔子嘆而美之曰周公其

人也仲尼豈欺後世哉今公輔以謂政則周公祭則成

王抑不知據何經而去也公輔又謂未聞成王以嚴父

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之於武王夫六經之教以

簡易立法周自后稷至赧王歷世三十六若代々著嚴

父之訓則六經乃記事之曆日矣安在其簡且易也語

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

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捨周公孔子不以

為法將誰師乎昔 藝祖創造大業追王四代宣祖配

祀踰百年 四聖相授未之或廢上質之三代旁稽之

漢唐於禮無嫌於義為當今一旦黜 宣祖 真宗之

祀廟而不配非所以嚴崇 祖宗尊事神明也 仁宗

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無垠享御四十二年純仁善

政橫被動植休聲茂烈輝映今昔祔廟之始首議配饗

異論一出物聽駭然且配考之文見於易嚴父之義著於經聖法章明咸足稽按臣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皇帝配饗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說孝經嚴父之禮奉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放唐正觀顯慶故事太宗皇帝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並侑對越昊穹厚澤流光垂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陷四聖為失禮導陛下為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為甚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議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己訓高宗曰祀無豐于暱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貴於得禮而已先儒謂禘郊祖宗皆奉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奄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

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荅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官稽案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繼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

公先元而後弟孔子猶以為逆祀書於春秋况繼祖而進父乎必若此行之不獨乖違禮典恐亦非仁宗之意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為便

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孫抃等奏謹孝經出於

按

聖述其談聖治之極則謂人之行莫大嚴父而配天仲尼美周公以居攝而能行天子之禮尊隆於父故曰周公其人不可謂之安在乎必嚴其父也若止以太祖比后稷太宗比文王則宣祖真宗向者皆不當在配天之序推而上之則謂明堂之祭真宗當以太宗配先帝不當以真宗配今日不當以仁宗



配必配以祖也臣等案易豫之說曰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者蓋若祖若考並可配天者也茲又符於孝經之說亦不可謂安在乎必嚴其父也祖考皆可配帝郊與明堂不可同位亦不謂嚴祖嚴父其義一也雖周家不聞廢文配而移於武廢武配而移於成然則易之配考經之嚴父歷代循守固亦不為無說魏明帝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史官謂是時二漢郊祀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則亦不謂東漢章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為未嘗嚴父也自唐至本朝其間賢哲講求不為少所不敢以異者捨周孔之遺文無所本統也今

以為我將之詩祀文王於明堂而歌者也亦安知非仲

尼刪詩存周全盛之頌被於管絃者獨取之也仁宗

繼躰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於人可謂

極矣今祔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甚非所以

宣章陛下為後嚴父之大孝臣等參稽舊典博考公論

敢以前所定議為便詔從王疇議實錄本志及會要並不載今於疇

傳內掇出增入詔文云臺諫講讀官再詳定二月戊辰

孫抃講讀官也王疇臺官也司馬光諫官也命韓琦提舉修撰仁宗實錄庚午權判流內銓錢

公輔奏請選人祖父母父母年老得家便官者免硬注

從之辛未樞密院奏請河東陝西等路就糧禁軍年

五十五以下者有子孫弟姪異姓骨肉年三十以下雖短本指揮等樣一兩指壯健堪征役之人許以為代無親戚即許召外人為代皆不支例物雖年五十五以上無疾病樂在軍者射弓七斗弩兩石聽依舊從之令西京左藏軍副使緣界河巡檢都監趙用再任從高陽關及河北緣邊安撫司請也用者才武果敢而熟邊事虜人以益船邊犯禁者用割腸而沈之虜人畏用以其出常乘虎頭船謂之趙虎頭已卯詔春分祀高禩罷用弓矢弓韉進酒胙及宮人飲福受胙之禮以在諒闇故也三月丁酉朔詔三司用內藏庫錢三十萬貫修奉

仁宗山陵依乾興例蠲其半餘聽漸還命入內都知任守忠權戶部副使張燾提舉三司修造案勾當公事張徽作仁宗神御殿于景靈宮西園八月殿成名曰孝嚴別殿曰寧真燾因請圖乾興文武大臣於殿壁繪像自此始京師賦趨於酒戶有常數少而用多者不得增不及數者雖督責至破產無以償歲課久不增燾請廢歲額嚴地界為禁使各量所用買不拘數則買者宜廣自是課增數倍嘗與三司使議鑄錢事帝詰難皆不能對燾徐開陳帝是之既退令左右記姓名燾亢子也己酉詔群牧都監判官位在諸路轉運使之

下同羣牧事知州軍貢外郎之上與提點刑獄相序以  
官 司馬光言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 皇太  
后昏定晨省未嘗廢闕非獨群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  
稷之福也陛下既為 仁宗之後 皇太后即陛下之  
母今濮王既沒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  
皇太后將何所用哉臣聞君子受人一飯之恩猶不忍  
負之必思報答况 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豈斯  
須忘之 先帝立陛下為嗣 皇太后有居<sub>中</sub>之助一也  
及 先帝晏駕之夜 皇太后決定大策迎立聖明二  
也陛下踐祚數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衆心惶惑夫

措皇太后為陛下攝萬機鎮安中外以候痊復三也有  
此一德者則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况兼三德而有  
之陛下所以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四海之人其謂  
陛下為如何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為如何此不可以不  
留聖心也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  
誠欲陛下戒之謹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  
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祿而已  
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間陛下母子不顧  
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营一身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  
司明正其罪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

而讒佞不能間也光又言竊見祖宗之時閑居無事  
嘗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  
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  
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  
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舍皆得其  
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  
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  
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偽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  
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  
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群  
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  
廣聰明裨益大政他日光進對又言臣累乞陛下加  
意奉養躬親萬機言辭澁訥未蒙采納然當今切務無  
大於此是敢不避斧鉞重有敷陳竊惟皇太后母也  
陛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  
邸入承大統若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為誰逆誰順誰  
得誰失又仁宗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  
而無以報之則何以慰天下之望若陛下上失皇太  
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則雖有大寶之位將何以自安  
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故民畏之如

神明愛之如父母今陛下即位將近暮年而朝廷除政事  
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  
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為常威福之柄寔有所移  
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位則不安業則不固於  
陛下果何所利乎陛下必以為事 皇太后之禮止如  
是亦不失矣親萬機之務止如是亦無闕矣臣切以為  
不可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  
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  
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  
之事然後可况濮王之親以恩 皇太后之親以義其  
奉養之謹非持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  
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持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儻  
奉養極其謹聽斷極其勤則陛下仁孝之名流於萬世  
英叡之德達於四表宗廟永安子孫蒙福於陛下有何  
所害而久不肯為哉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捨之  
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為未晚若固守所  
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寔久釁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  
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或無及已光尋以言不用懇  
求外補 帝令宰臣宣諭曰卿所言事略皆施行且供  
諫職未須求出光復奏臣卿所言欲陛下以事濮王之

禮事 皇太后又欲陛下延訪群臣躬親政事今陛下雖奉事 皇太后加於往日獨未及事濮王之時承順顏意曲盡歡心也雖省覽庶政猶未嘗訪問群臣講治亂之切務也 陛下若以二者為止當如此則兩宮之意無由和洽萬機之務何由治辨禍亂之原尚在太平之期尚遠臣雖日侍丹扆有何所益陛下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歡欣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 呂誨言陛下臨御已及期歲延見臣下溫然盡禮忠盡之士莫不願輸誠死節以圖報効况臣備位言職豈敢偷安

然進對丹陛敷陳時政雖聽納忘勞而未嘗蒙可否其事何求治之切而降問之略也臣退而憂惻竊亦思之陛下恭默無語皆有謂乎必以 皇太后尊臨避讓不敢當其事耶將威福之柄未得其專而有所猜忌耶果如是亦宸慮未思之甚矣今日之事實繫憂危敢不為陛下下一二而陳之當踐祚之初起居違豫萬機曠日群心震恐大臣建策志在於公非 皇太后輔政無所寄及命出簾幃人知歸奉日月雖久中外帖然慈恩保翊之功德為至矣今聖體平復當追疚既往旰宵自勵與大臣協心講求治道念 皇太后經歲之憂勤思所以

報之之道焉陛下孝養之禮臣不得而知之安親之道  
誠有未至何則 累聖成業靡思經緝邦國大事都無  
裁處獻納之言盡決簾帟之下是陛下自處休佚而置  
聖后於煩勞雖外形避讓而中非承順得謂之孝乎  
虧損盛美莫斯之甚且威福者人主馭下綱權賞善黜  
惡一出於己則人知畏愛皆思歸附朞月以來天下顯  
目傾耳者豈為是乎而有功者未見錄有罪者得  
以容懲勸不及人將解體是倒持其柄而弗為用奚謂  
未得其專徒中懷猜忌而何補於事哉况 皇太后三  
十年保輔之心實有望陛下於今日也豈欲勞心焦思  
久於其政耶伏望陛下以天下為憂以宗社為計念  
先帝付託之重知 聖后保佑之恩推心示人無自隱  
晦臨朝視事與大臣論道揔持綱維威福既行則天下  
取信斯保安基祚万世之事也不然聖慮淵蘊終無啓  
發外則君臣之義不相接內則子母之情有所間恩信  
不及於下則怨謗歸于上或人神激怒陛下雖有獨見  
之明何以為保安之計哉臣所謂今日之事繫憂危者  
此也誨又言臣聞近日聖體平復中外均慶萬機之事  
未聞親決議者謂陛下避讓有所待焉果如是恐未為  
順敢不為下委細陳之且以兩漢而下母后臨朝者衆

皆嗣君冲幼親為輔翊並坐簾帟之下專其聽斷幼君  
既長故有復辟之議今日之事有異於是先帝拔陛  
下於公族之中以賢且長付託之意正為今日也當  
陛下遠豫之時非皇太后內輔則政無所寄大臣建  
策於國忠也然而陛下臨朝御前殿百官朝罷兩府大  
臣方至內東門是綱領柄權皆在於手陛下自未專決  
何所待也臣伏望宸衷感悟無以此為念唯內勤孝養  
率中宮盡禮則婦始之情相接母子之愛益親躬修政  
務操守威福日與近臣講求治道事無過舉體斯為順  
自然皇太后慰安恩意無間燕適深宮優游清淨含  
飴弄孫不復闕政豈非皇太后之心耶誨遂言于  
皇太后曰恭以殿下保佑聖子積三十年輔翊又逾期  
歲寰宇帖泰廟社安固慈恩至矣聖功大矣然而成乃  
全德是惟艱哉保敬克終亦惟難哉以萬機浩繁殿下  
勞心焦思曾未少休非所以燕怡福壽之本也况皇  
帝躬親治事勤勵如此在於聖慮應已慰安臣愚以謂  
東殿簾帟宜五七日一御咨詢大臣無俾曠事庶少均  
暇逸於翊政之道亦無所損當在沈機奮於獨斷豫宣  
教命誕告朝廷外形謙讓之宜中遂優遊之樂上順天  
道下厭群情享是全美豈不休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五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五之二

英宗皇帝紀一之二

治平元年夏四月辛未詔以河北州縣官吏補義勇不足令轉運司劾治都轉運使趙抃奏初受詔官多已罷吏多死徙今官吏多新至若皆治則新至者被罪請以歲盡為限不足乃劾治詔從之其河兗州軍令漸補初抃至大名欲按視府庫賈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者奈何抃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及官吏補義勇不足當坐徒二年者八百餘人抃奏

請寬之皆得免昌朝乃媿服 知審官院王珪奏新編  
本院勅十五卷詔行之 詔諸路總管安撫鈐轄司有  
步射弓兩石引弩四石五斗以上者試驗奏遣赴闕試  
中者等第推恩 權御史中丞王疇欲車駕行幸以安  
人心丁丑上疏曰陛下初即位貴循 祖宗之舊至於  
一動一豫所以慰寧群心者亦不可廢也按 真宗初  
有天下咸平元年春三月 太宗小祥畢是歲夏五月  
車駕出禱雨此 皇祖舊典也然則喪既逾年猶在諒  
陰中亦嘗有所臨幸但不為游燕之事爾陛下光有天  
命丕冒海隅不惟都城之人願瞻日月之光望羽旄之  
動久矣雖四方之遠亦皆嚮風環首想聽輿馬之音以  
自慰也今日月遷速即過 先帝小祥雖聖孝思慕未  
忍及於游幸然京師宮館所以奉真靈延福禧與列聖  
列后神御之宅臣愚恐宜於外朝聽斷之暇長樂奉  
養之際中外無事天體康寧時或有所享謁請禱以表  
陛下尊先奉神之心雖然在三年喪期之間願乘輿服  
御或亦未當全用常制乞預詔太常閱典故草具其儀  
即詔禮院詳定禮院奏今乘輿出入諸從駕人乞不服  
錦綉紅色其供奉皆用淺澹於是執政及諫官相繼亦  
有請 上曰當與 太后議之韓琦以白 太后太后

曰上疾新愈恐未可出琦曰上意亦自謂可出矣  
太后曰今素伏皆未具更少須琦曰此細事不難辦也  
乃詔有司擇日以聞先是司馬光言前代帝王升遐  
之後宮下陳者盡放之出宮還其親戚所以遂物情重  
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竊惟先帝恭儉寡欲清約執  
禮後宮侍左右承寵渥者至少而享國日久歲增月積  
掖廷之間冗食頗衆陛下以哀恤之初未忍散遣今山  
陵祔廟大禮俱畢臣愚謂宜舉前代故事應先帝後宮  
非御幸有子及位號稍貴并職掌文字之人其餘皆給  
與糴奩放遣出外各令歸其親戚或使任便適人書之  
史冊亦聖朝一美事也癸未放宮人三百三十五人司  
馬光又言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閔睢  
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負數祖  
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  
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隳舊  
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寢多無復限極監勒  
牙人使之雇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絕致有軍營井市下  
俚婦人雜處其間不可辯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為便  
臣嘗念此不勝憤惋今陛下即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  
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

禮使後宮之人共為幾等有幾人若未定之時且虛其  
負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宮皆須幼年未適人  
者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  
子孫為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以為細  
事而忽之也 甲申御邇英閣 上諭內侍任守忠曰  
方日永講讀官久侍對未食必勞倦自今視事畢不俟  
進食即御經筵故事講讀畢拜而退 上命母拜後遂  
以為常上自即位感疾至是猶未全安多不喜進藥呂  
公著講論語子之所謹齋戰疾因言有天下者為天  
地宗廟社稷之主其於齋戒祭祀必致誠盡恭不可不  
謹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血故於興師動眾不可不  
謹至於人之疾病常在乎飲食起居之間眾人所忽聖  
人所謹况於人君任大守重固當節嗜欲遠聲色近醫  
藥為宗社自愛不可不謹 上納其言為之俛首動容  
後因輔臣奏事語及公著歐陽脩曰公著為人恬靜而  
有文 上曰比於經筵講解甚善 司馬光言伏見權  
御史中丞王疇建言乞陛下循 真宗故事幸諸寺觀  
祈雨朝廷雖從其請而講議選日已踰旬浹至今車駕  
未出眾論狐疑皆云事恐中輟臣愚竊以陛下踐位已  
踰暮年京城百姓未聞屬車之音重以嚮者聖體不安

遠方之人妄造事端訛言未息若聞車駕一出則遠近釋然莫不悅喜况今春少雨麥田枯旱未種未入倉廩虛竭閭里飢愁陛下為民父母當與同其憂勞祈禱群神豈可晏然視之不以疚懷况詔命已降流聞四方若復遷延久而不出則道路之人愈增猜惑不若嚮時初無此議也且王者以四海為家故稱乘輿或稱行在車駕暫出近在京城之內亦何必拘瞽史之言選揀時日忘萬民朝夕之急殆非成湯桑林周宣雲漢之意也臣愚伏望陛下斷自聖心於一兩日之間車駕早出為民祈雨以副中外顛之之望甲午祈雨于相國天清寺醴

泉觀 帝久不豫至是士庶驩呼相慶 已亥詔自今

水旱命官禱于九宮貴神初胡宿上言竊見前書所載九宮貴神實司水旱雖不見經而當時尊次昊天上帝唐明皇肅宗嘗親祀之雖大和降為中祀至會昌即復其禮仍以宰相往修祠事國家祇若舊典列於常祀至和中因修時祭光祿小吏慢祀而震死者二人威靈所傳耳目未遠今首夏垂盡而時雨尚愆有惻上仁徧走群望昔宣王遭旱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况水旱之神又可闕諸臣愚以謂宜因此時特遣近臣并祠九宮貴神詔禮院詳議於是禮官議以國朝舊制每

歲雩祀外水旱稍久則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及諸寺觀宮廟九宮貴神令列大祀亦宜准此命官就壇祈禱故從之 壬寅詔三班院使臣無私罪有勞績及有薦舉差使十年已上者許經本院叙述或吏幹可以理繁劇或武略可以擒奸盜委主判官先驗材器可否如願試邊事時務策者量試一道如有可取即送密院考覆取進止漸與試用仍每年不得過十人 丁未命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呂公著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邵必編集仁宗御製戊申 皇太后出手書付中書還政是日遂不復處分軍國事先是上疾稍愈自去年秋即

間日御前後殿視朝聽政兩府每退朝入內東門小殿覆奏 太后如初 太后再出還政手書大臣以白上輒留之不出上既康復無他 太后復降詔書還政韓琦久欲 太后罷東殿垂簾嘗一日取十餘事併以稟 上上裁決如流悉皆允當琦退與同列相賀因謂曾公亮等曰昭陵復土琦即合求退顧 上體未平遷延至今上聽斷不倦如此誠天下大慶琦當於簾前先白 太后請一鄉郡須公等贊成之公亮等皆曰朝廷安可無公：勿庸請也於是詣東殿覆奏 上所裁決十餘事 太后每事稱善同列既退琦獨留遂白 太

后如向與公亮等言 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  
居深宮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琦即稱  
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 太后便能復辟  
誠馬鄧所不及因再拜稱賀且言臺諫亦有章疏乞  
太后還政未審決取何日徹簾 太后遽起琦即厲聲  
命儀鸞司撤簾 既落猶於御屏後微見 太后衣也  
太后還政撤簾事據察氏直筆邵氏見聞錄并參取韓琦家傳及王岩叟別錄及家傳所載太后不樂還政等語皆虧損聖德且非事實今並削去嘉祐初琦與富弼直筆誤云琦告樞相文彥博亦不取

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 一私與樞密院謀之自弼使樞  
密非得旨令兩府合議者琦未嘗詢於弼也弼頗不懌  
及 太后還政遽撤東殿簾帷弼大驚謂人曰弼備位  
輔佐他事固不敢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與弼共之耶  
或以咎琦 曰此事當如出 太后意安可顯言于衆  
弼自是怨琦益深 富弼怨韓琦事據司馬氏記聞邵氏見聞錄稱富弼謂韓公欲致弼於族  
滅之地恐弼 呂誨上言恭聞 皇太后罷同聽政謙尊  
初死此言也 之德輝光益著在於聖世誠為慶事臣竊以陛下隆  
孝治義切安親尊奉之宜當全恭順昔 先帝拔陛下  
於公族三十年中孰不知 皇太后經營佐佑之助迨  
宣遺制力扶天步不幸三日之外陛下違豫大臣協謀  
乃建是策比翊輔踰年政令平允於陛下之恩為至矣

於廟社之計為深矣今遽宣誥命罔知其繇在 皇太后則為得之在陛下宜何如哉臣愚伏望宸衷特降詔音曲形遜讓至于再三感動群情庶幾中礼追思 先帝之顧託不失 聖母之懽心克全孝恭斯為盡善中外明知無俾竊議盛德於始終之際也誨尋又言帝堯受命不以位為樂而以天下為憂及其成功率由仁孝爾 先帝在位四十餘年天下晏然非有它術仁孝而已矣一旦舉萬乘之業屬於陛下繼承安得不以仁孝為先且 皇太后事 先帝日久稔詳治道方罷共政雖陛下至明燭理凡百宜闕白示未敢專之意則上慰慈顏所得多矣元元知陛下奉親盡禮孰不翕然從化帝堯之道斯不難至也 庚戌 上始日御前後殿如故 御史中丞王疇上疏曰臣伏思 母后輔佐 先帝垂三十年慈懿之範克被海內往時國嗣未建而 皇太后於陛下已有保養之勤母子之恩可謂舊矣乃嘉祐末 先帝擇嗣未決而 皇太后於陛下又有稱贊援引之力所以然者曹氏親黨之近知陛下仁聖必可任天下也陛下入繼未半年而 先帝棄宮室 皇太后手扶陛下升帝坐恩德之外又有大功陛下即位數日而疾作中外震駭搖動 皇太后又肯從權以當天



下之務內則調治醫藥以拯護陛下外則彈壓人心以濟先帝之終事內外兵民無纖毫之警使陛下得以深處清禁累月踰時而聖體遂寧則又有保佑之勞也今陛下既南向負宸以臨群臣車駕出幸以慰都人之望復日御前後殿修祖宗舊制雖仁明聰哲足以感悅兆庶原其本始亦由皇太后擁翊顧復而然也其所成就如此而推避威福能以國柄專歸陛下可謂聖功之始終者雖古之賢后不能加也臣愚以謂母后風烈見於世者如此陛下當崇禮極情而答之於以示天下夸後世不可使慈孝之迹兩未光明願詔二府大臣講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禮若朝廷嚴奉之體與歲時朔望之儀車服承衛之等威百司供擬之制度他時尊稱之美號外家延賞之恩典凡可以稱奉親之意者皆宜優異章大以發揚母后之功烈則孝德昭于天下矣是日詔中書樞密院叅議尊崇皇太后儀範以聞辛亥上問執政積弊甚衆何以裁救富弼對曰恐須以漸釐改又問寬治如何吳奎對曰聖人治人固以寬然不可以無節書曰寬而有制又問前代宗室富弼對曰唐時名臣多出宗室吳奎曰祖宗時宗室皆近親然初授止於殿直侍禁供奉官不如今之過也朝

廷必為無窮計當有所裁損知諫院司馬光言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恭其親而恭他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為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卿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所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之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關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拾掇語言外如効忠內實求媚以相搆間者臣願陛下迎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群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為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禁庭之內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宮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欣於上臣民頌詠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意墮求須之物小失供

擬加以讒邪妄興離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  
皇太后憂思不樂内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  
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  
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為政  
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德於天下者必  
先正其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  
正陛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  
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  
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  
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善也刑罰者  
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  
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  
蓋天下公議也今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  
有惡比肩接迹雜還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  
間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  
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  
有勵行立功為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  
懷姦犯禁為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  
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為善者勸為惡者懼上下悅服  
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宮

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過目前不為遠慮賢  
愚不分善惡失實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  
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諫  
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群生失所天下可  
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者榮辱之大本安  
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 壬子詔 皇太  
后令稱聖旨出入唯不鳴鞭他儀衛如 章獻明肅太  
后故事有所取索本閣使臣錄聖旨付所司其屬中書  
樞密院使臣且申狀皆覆奏即施行司馬光言竊聞兩  
府議定 皇太后於諸處取索物色令本閣使臣以  
皇太后旨申牒逐處有司再具榜子奏聞候見御寶即  
便供應臣熟思此一節理恐未至穩便聞自來內中冗  
有所須止用御寶合同文字於諸司庫務取索諸司庫  
務即索時供應過後方申三司覆奏及行磨勘今來  
皇太后有所取索若一一須待本閣使臣申牒逐處再  
行覆奏候得御寶方敢供應臣愚竊慮行遣往復太為  
迂迴萬一使者懈慢有司泥文 太后緩急欲得藥餌  
什器之類細小之物不能應時而至遷延經日有傷慈  
母之心則非陛下以四海奉養之意也事雖至微當此  
之際小有不足所繫甚大禮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蓋

優尊者不可限以多少之數故也臣愚欲望陛下再令  
兩府大臣商量此事應皇太后所取物色並令本閣  
使臣行文字與合同司一如陛下聖旨所取御寶合同  
文字下諸司庫務畫時供應仍令合同司每日將本閣  
使臣文字繳連實封別遣使臣進呈皇太后以防矯  
偽如此則尊卑之體正孝養之禮盡矣光雖有此書丙  
其從違當考  
辰上皇太后宮殿名曰慈壽加宣徽北院保平節度  
使判鄆州曹佺同平章事初議除拜上以問宰相韓琦  
琦曰陛下推恩元舅非私外戚也以問樞密使富弼弼  
對如琦遂降制而太后持其制弗下上固請久之乃

許司馬光記聞載韓維說慈壽將歸政頴王謂維及  
孫思恭曰慈壽欲為曹佺求使相二人不應王竟使  
王陶達意於政府果得之它日二人獨見維以是戒王  
曰今陛下已親政內外上下事歸已上當專心孝道均  
養三宮而已它事勿預也按寰錄佺制下太后猶持  
之不知果使相果太后意否當考事具六月戊午  
學士院奏詳定改律勅官文書與御名同者凡二十字  
餘令依此以音義改避從之壬戌以帝康復命輔  
臣謝天地宗廟社稷及宮觀癸亥宰臣韓琦等奏伏  
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  
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  
道也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  
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

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陛下受命先朝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親欽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詔須大祥後議之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去歲仁宗皇帝捐弃萬方皇帝嗣統之初憂哀成疾殿下念社稷之重同聽庶政以安群情今聖體復初四方無事殿下推而不居自取安逸動靜之節無不合宜率土民臣孰不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全美猶以螢燭之微明仰禪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寬其罪而終聽其辭臣竊以治國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幼群居長者或恩意不備衣食不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言語不遜若幼者孝恭而不怨長者慈惠而不責則上下雍睦家道以興若幼者以為怨長者以為責上下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終為禍也甚大又加以讒人聞之於是乎有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至者矣凡閨門之內子婦有以孝恭之心至者則尊親當歡然以慈愛之心接之若

其過則當以忠厚之心教之教之備矣而猶不聽則雖責之可也罪之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復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解謝也故骨肉之間有威怒而無憎疾有詰責而無猜忌此自古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 皇帝 皇后於殿下兼內外之親幼蒙保育今日為萬民父母享天下富貴孰云非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保護以終大惠不可偶以纖芥之失遂蓄久長之怒棄生成之厚恩取踈絕之深怨愚智所同知也 皇帝去歲得疾之時容貌言辭誠或可疑得罪於殿下者臣固已嘗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凡醉而有過醒猶可赦况有疾之人不自省知本非其意之所欲為豈可追數以為罪咎耶 皇后自童孺之歲朝暮游戲於殿下之懷分甘哺果拊循煦嫗有恩無威今既正位中宮得復奉膳羞盥帨以事殿下其意恃昔日之愛不自踈外猶以童孺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所求須不時滿意則愠懟怨望不能盡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怒之責之固其宜也誰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憎疾如仇讎則臣以為過矣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

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懃之禮甚加於  
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  
之坐如待踈客語言相接不通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  
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  
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臣竊惟殿下母  
儀天下踰三十年柔明之譽洽于中外 皇帝龍潛藩  
邸進德脩業仁聖之望光于遠邇 先帝以至大公義  
選賢建嗣海內之人皆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  
刑國誠不意閭巷之民忽有今茲異論推其本原蓋由  
皇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  
相間諜一則欲詐效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僥求祿利二  
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  
權柄惡長君聰明使已不得自恣是以日夜闚覘拾掇  
絲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耳殿下雖至聰哲不能無  
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 皇帝以剛健之性屈於衆口  
無以目伸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  
解流聞于外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  
今天誘其衷殿下濬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  
之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  
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



為國家與殿下之計也臣願<sup>殿</sup>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  
遠其人勿置左右召諭 皇帝以向來紛々皆此屬所  
為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 皇帝必涕泣拜  
伏感激推謝然後兩宮之歡一皆如舊 皇后進見之  
際殿下宜賜以溫顏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絕或  
置酒語笑與之欣々相待如一家人之禮則殿下坐享  
孝養何樂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又安內外無  
患名譽光美垂於無窮與其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日  
戚々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橫生譏謗之言流於後  
世二者得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 祖宗之業付

皇帝又能以大政授之而獨於恩禮之際終不能豁然  
回心息怒其故何哉方今宮闈之中殿下骨肉至親止  
皇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  
之人於殿下何有若親者尚不可結以息信猜而遠之  
則疎者獨肯受殿下顧遇盡其死力終始無貳乎夫貴  
莫貴於為天下之母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今殿下有  
此富貴而不能自樂親其所可疎々其所可親使受恩  
之子婦彷徨而不自安踈踏而不敢進雖內懷反哺之心  
而無以施展臣竊為殿下惜之臣父子皆蒙 先帝大  
恩權於常調之中置之侍從之列心非木石豈能暫忘

今先帝晏駕之後臣唯不避死亡以進忠直之言庶  
幾殿下母子和悅國家安寧是臣所以為報効也 呂  
誨言于 上曰事有至微關利害之大者宜為首務自  
古有天下者錄小勞而賞之則有大功者無憂忘宿怨  
而用之則反側者皆安今日事疑有闕焉豈宸衷思之  
未暇將行之有漸也外議籍籍皆謂宦官輩多有反側  
得非疇昔所憑附為之易慢或經年以來伺兩宮間隙  
諛言得進自惟其咎不能無震懼之心是亦小人之常  
情爾在聖德豈應念此臣伏望天慈曲為容覆向者所  
聞皆置度外左右給事經年以來雖齟齬勤謹亦得為  
勞當錄之不遺必欲其去因以息貸處之外任可也假  
借之過其來已久前世禍亂宜為近監况制御之術甚  
易在陛下掌握而已唯不宜施於今日安其反側於體  
為便顧此類誠何足惜所繫者朝廷之大患臣敢不罄  
愚直上千天聽唯明智察焉 呂誨言于 太后曰臣  
伏觀陛下近降手書以 皇明既安堅罷同政聖子恭  
孝遂成母德雖前世有還明辟之事亦未聞期月而成  
輔翊之功及形謙之之美者休聲茂實當垂光於萬世  
矣然聞外議以符寶未歸於 上前臣有以知非殿下  
之意焉何則國政猶不欲其久而復春留符寶哉萬一

所司行遣之間稍有稽緩涉此議論無益於聖躬亦恐  
前降書旨或未孚於中外則有累全德始終之際不可  
不審臣所以瀝懇而言萬死無避唯祈監照天下幸甚  
太后之未還政也侍御史知雜事龔鼎臣殿中侍御史  
裹行傳堯俞上疏鼎臣疏曰先帝以萬世根本之計  
推擇主上立以為子實殿下相之一日宮車晏駕殿  
下街哀隱苦定策於頃刻間立主上為天子主上  
纏憂遇疾大臣無所取決請殿下共聽庶政從容輔養  
數月自中都至夷夏奠枕如昔者皆殿下所賜也今  
主上聖躬既豫車駕兩出宜於此時詔罷兩府簾前奏

事以終始天地之功則太姒太任之事何足道哉及是  
又上疏曰伏覩手書還政殿下優游房闈尊安內朝人  
心悅舒天意調順昆虫草木無不欣喜然自降手書今  
二十日矣惟御寶尚未致上前符寶之重與神器相  
須久而未還益招群論臣竊為殿下惜此宜戒職掌之  
吏速歸御用之寶不緩也十三日下手書還政鼎臣云  
今二十日矣則閏五月初符  
寶猶未歸上前也今且以鼎臣疏附五月末按實錄  
治平二年二月戊午英宗云如龔鼎臣乃未嘗言事  
不知鼎臣本傳何從得此疏劉勢作鼎臣墓銘亦閏五  
云勸太后卷簾還政本傳或因墓銘更有增飾也閏五  
月戊辰宰臣韓琦遷右僕射曾公亮遷戶部尚書樞密  
使富弼遷戶部尚書張昇遷吏部侍郎上御延和殿召

琦等入謝琦等辭以~~以~~陳避不敢入固召之既視事入復出御延和以俟琦等遂入謝命坐賜茶粥以不預定策懇辭昇以病在告不入參知政事歐陽脩趙槩為吏部侍郎樞密副使胡宿吳奎為禮部侍郎 己巳禮部奏鄉貢進士李嘉言等伯父為道士而死請比外繼降服大功九月許其應舉從之 辛未詔御史臺閣門舊

十日具文武細書班簿以進自今大書為冊月上之人

詔樞密院年一進者亦令為冊

癸酉又錄班簿以進

是日富弼

具奏辭所遷官曰臣伏為今來恩命出於殊常面辭者三上文字奏免者再于今未聞報可此蓋天聰高邈愚

衷未達不避煩瀆須至更盡區區伏惟聖明曲賜垂納非獨臣之幸也臣竊聞制詞叙述陛下即位時以臣方在憂服無可稱道乃取嘉祐中臣在中書日嘗議建儲以此為効而推今日之恩此乃當直學士執筆之際不得其詞遂巧為之說然迂遠已甚矣嘉祐中臣雖曾泛議建儲之事仁宗尚祕其請其於陛下則如在茫昧杳冥之中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等後來功效之深切著明假如取臣前議為勞此特絲髮之微何足加賞今陛下錄臣 先帝時微勞曷若報 皇太后今日之大恩恭惟 先帝無子立陛下為嗣中外皆知當時盡出皇

太后密論料陛下亦自知之又竊聞陛下初立為皇子  
召居禁中其時先帝為左右姦人所謀不無小惑內  
外之人以至陛下舊邸諸親無一人敢通信問者陛下  
飲食以來悉皆闕供皇太后亦不敢明然主之但曉  
夕惶恐百方為計偷送食物之類者甚多陛下豈不省  
之乎洎先帝晏駕之夕中外惶駭皇太后立陛下  
於倉卒中天位遂定無何三兩日後陛下以積憂成疾  
天下萬務無所取稟大臣列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  
此決不是皇太后本意蓋不得已從大臣之請也陛  
下纔康復皇太后即日還政退居深宮此天下之人  
有識無識盡知皇太后始終無所負於陛下也臣自  
去歲六月初被召還朝充位樞府凡百機務先於陛下  
處奏定指揮次至簾前關白而已並無一字可否一依  
先得聖旨如此者凡近一年此足見皇太后盡至公之  
心不以尊且親有所凌壓而輒生異同也臣又思皇族  
中於仁宗洎皇太后校其親踈與陛下同者多矣  
就衆多中獨取陛下為嗣今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  
為恩德可與天地比其高大陛下如何報答則可以稱  
副而反於仁宗不能謹祭祀於皇太后不能備孝  
養此皆人子常分尚多闕失况敢更望他有所報乎陛

下向者服藥天下之人自不驚恠今陛下清明剛健專  
決萬務而祭祀孝養之闕殊無增加皆如故朝廷臣僚  
始知陛下孝心果不至非疾恙使之然也臣寔不諭聖  
意何緣而若此若為 仁宗嘗有小惑則陛下終不得  
立矣是所惑不能害陛下大事若為 皇太后不當垂  
簾則又元因陛下服藥從大臣之請况復今來已盡還  
政於陛下矣垂簾終不能分陛下之權也臣潛料二大  
節當其時皆陛下所不樂者不能不慊於心也然今則  
二事已過盡可釋然豈宜畜懷為恨而終不可解耶谷  
風所謂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者也此是刺周幽王詩陛  
下豈可忽虞舜之大孝慕幽王之亂風臣甚為陛下痛  
惜之 皇太后垂簾日嘗謂臣與胡宿吳奎曰無夫孤  
孀婦人無所告訴臣等共聞此語實為傷心必料中書  
亦聞其說又向者竊聞 先帝諸公主陛下易其所居  
以安己女此知者尤甚動心亦未嘗聞陛下略加恩煦  
恭惟 先帝臨御天下四十一年仁恩德澤入人骨髓  
以至徧及蟲魚草木臣事 先帝亦三十餘年自布衣  
擢至首相其恩德可謂至大今日不忍見其孀后幼女  
失所如此而臣反坐享陛下遷寵還得安乎 仁宗與  
皇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聞所以為報臣於

陛下不過有先時議論絲髮之勞何賞之可加陛下忘  
天地之大恩錄絲髮之小勞可謂顛倒不思之甚也大  
凡以仁恩道德感人者其所感深以爵位金帛感人者  
其所感淺深則人至死不忘淺則人有時而移惟願陛  
下外則以仁恩道德訓天下結人心內則以純孝恭恪  
奉 仁宗事 太后則臣雖歡菽飲水奔走陛下左右  
以死無悔苟未然也陛下雖日加爵位金帛之寵臣終  
不感恩亦萬無可受之理臣又念天下事粗存 祖宗  
法制百行官之萬方奉之况陛下方在諒陰或未煩聖  
慮其所急而宜先者惟是 仁宗一后五女所謂孤遺

而百官萬方力不能及其休戚只係於陛下一人之手  
者切在陛下照卹之恩憐之則天道助人情歸子子孫  
孫自然享福無窮也夫幽則有天道明則有人情陛下  
勿謂天冥冥而無所聞人蚩蚩而無所知遂不顧恩義  
略無畏憚也臣謂幽明之間天人之道昭然甚可畏也  
自古盛明之君未嘗不欽天道順人情則國祚長遠昏  
亂之主未嘗不逆天道背人情則國祚短促禍福之來  
疾如影響陛下若都不以天道人情為急而但務從已  
之所為異日別致憂患則非所以主持宗社之計也恭  
聞陛下在藩邸時屏去聲色雜伎藝惟留心經史遂博

通古今之學誠一代之英主也而何獨於仁宗皇太后  
后孝心有所不至如此之甚乎臣賦性狂愚不識忌諱  
因此辭免恩寵妄進瞽說惟聖慈矜容而納其一二不  
勝大幸奏入不報弼又奏曰臣願陛下奉仁宗祭祀  
盡恭謹之道事皇太后顏色極誠實之禮若勤之不  
已則孝德自然章聞於外京師翕然歌詠傳達天下遂  
成風教陛下可不勞而治至時推恩數倍今日臣自不  
辭讓君臣之際兩得其宜豈不美歟豈不盛歟奏至六  
七上乃優詔荅焉弼復奏曰聖詔云鴻惟仁宗皇  
帝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皇太后子育朕躬方以天下

之養承顏于朝夕矧敢曰養之至乎臣謂天下為人父  
母者咸願陛下踐此說行此心蓋家之欲其子孫化之  
而盡為孝子順孫也况近在陛下左右日夕輔導傾耳  
凝聽尤甚於天下人之心也但聞陛下於仁宗祭祀  
皇太后孝養略有加于前則臣唱一為十傳達於士大  
夫使展轉宣布於天下以慰天下為人父母者之心且  
以廣吾君至孝之德於外遂成孝治之朝也所恨近日  
寂無他聞與服藥時所聞者都無小異此臣所以不得  
不竭盡肝膽思有補於聖明也又詔曰今既勗朕以事  
親之道而拒君命不受豈其言之戾耶此乃視草學士



不盡見臣文字始末故有相戾之語耳臣累奏勸陛下  
盡事親之道如此之切反自違君命者蓋有上之所說  
云爾豈可便謂之為戾乎又詔曰朕初政而下反汗之  
命何以示天下臣謂帝王號令無故中輟誠為不可緣  
臣忝冠樞密預執政八人之列已出陛下殊常之命然  
臣之來在陛下即位服藥後數月矣今陛下推恩放策  
立勲臣七人者而獨遺臣在聖意誠必難處遂并臣及  
之此陛下固當然也而臣自知於陛下無分寸勞効輒  
懇辭之亦當然也若不自愧耻隨衆受之陛下天地為  
量必能恕臣之貪猥其如朝廷士大夫以臣為如何天

下有識者聞之又以臣為如何臣位居百辟之上而為  
人指目如此豈不玷辱陛下命令乎命令至此而不反  
者是謂遂非是謂不能更化也以此乃知向之與臣遷  
拜是陛下不當行而勉行之後因臣再三辭避而罷之  
是理合追還不為反汗明矣韓琦等七人勲烈彰灼明  
如星月中外執筆之士歌詠之不暇况已批荅斷來章  
伏望聖慈促令入謝以快群望臣即乞速詔學士院允  
其所請兩皆得宜亦所以免頻聒宸聽也弼又兩奏卒  
不聽弼乃受之 癸酉詔錄學士院具負御史臺班簿  
各一本以進步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知雄州趙滋卒

贈遂州觀察使滋在雄州六年虜憚而惡之使人經過  
滋與飲勸酒皆不應異時涿州數以細故移文往來及  
是罕有至者虜嘗大飢舊米出塞不得過三斗滋曰彼  
亦吾民令出米無所禁邊人德之馭軍嚴戰卒舊不服  
役滋役使如廂兵莫敢有言繕治樓櫓至於簿書米鹽  
皆有條法性尤廉謹月得公使酒不以入家然傲悻自  
譽此其短也 戊寅 上問執政唐明皇治致太平末

年何以至此富弼對曰明皇初平內亂勵精求理委政  
得人所以治安末年任非其人遂致禍亂人主惟在擇  
賢決不可使姦人當國事故也吳奎曰明皇性豪邁無

防檢用王忠嗣統制萬里如忠嗣忠純可笑如安祿山  
桀黠亦令統制萬里安得不北亂乎 上皆以為然

已丑御史中丞王疇為翰林學士召樞密直學士吏部  
郎中知瀛州唐介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上面  
諭介曰卿在 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

也先是翰林學士馮京數請解開封府事補外 上問  
輔臣曰京曷為求去韓琦曰京領府事頗久必以繁劇  
故求去爾又問京為人何如琦曰京在開封府歲餘處  
事無過求之高科中有足嘉者又問賈黯何如人歐陽  
脩曰黯為人剛直但思慮或有不至爾琦因言群臣邪

正皆陛下所知至於進退寔繫天下利害惟陛下以此  
為先不可不察也 上然之此事據室訓附 卷終



